



大明英宗睿宗皇帝實錄

廢帝邴戾王附錄

景泰二年六月戊辰朔

太上皇帝居南宮 欽天監先言是日卯初刻日

當食至期不食 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

學士江淵言竊見今春土星入垣近日太

白晝見今又日食於朔旦夫豈無其故哉

其必紀綱不振法度縱弛而致之也

伏望

皇上敬天法祖宗邾致治君臣同心務敦實

行則天變可消又往者星變大臣求退者
朝廷未允或當退者冒添班列今乞將臣
先事黜罷則如臣之濫冒者亦必自省知
愧退避賢路然後慎簡才賢以資任使庶
能召天地之和來太平之效矣因其陳三
事一建州系額野人女直海西等衛皆我
迤東藩籬赤斤蒙古沙州等衛則我迤西
藩籬昔

太宗欲征瓦剌必先遣使迤東迤西厚加賞
賚以結其心故我師之出瓦剌遠遁及正

統以來瓦剌漸強東併諸夷西緒諸衛以
撤我之藩籬所以屢為邊患今宜遣使厚
賚金帛撫慰迤東迤西諸夷俾令去逆効
順革心向內則也先必自生疑忌然後選
將益兵據守邊地則不為其所窺矣一在
京軍職取其應襲兒男旗軍取其當代壯
丁赴營操備矣今又行取餘丁盡括差操
且京師之人無田產生業不過蠲營糊口
兼要補貼軍裝令無一人以濟家業可乎
乞將應襲及當代壯丁常操外其餘盡行

釋放生理一王振專權之日奔趨於門者
非其一人及振誅夷之後傾詐之徒歆陷
人重罪輒指為振黨致令無辜受害者甚
多乞勅法司自大赦以後有指王振之黨
告訐者悉皆放免庶獄無枉濫詔悉從之
既而少保兵部尚書于謙等言在京各衛
舍人八萬之上止選得一千七百九十餘
人中間多有不係應襲而精壯敢勇挺身
立功陞官受賞者不可一例疏放孤彼効
忠之心乞將新選舍人仍留訓練以備急用

帝復是之勅巡撫山東河南左副都御史洪英右
副都御史王暹曰近者黃河衝決水失故道自臨
清抵徐州以南遭運艱難爾等即各督兩處三司
官從長計議相度地形水勢畫圖計工量起民夫
軍河南疏滌故道淤塞或取捷徑分引水勢灌注
徐州以南山東因其水勢緩處修築岸口使分灌
南北濟寧臨清開河應用物料俱聽爾等從宜措
辦務令水歸漕河軍民攬運商旅往來無阻爾等
欽哉毋負朕命總兵官武清侯石亨言有母
楊氏在蒲州寄住乞調其姪錦衣衛帶俸副千戶

洞於蒲州守禦千戶所以便侍養從之安南國王黎濬遣陪臣貢金銀器皿及方物賜宴并綵幣等物先是湖廣武岡州課鈔以苗賊作耗故也先是總兵官武清侯石亨言近歲戰車蝨大請改為偏廂車一千輛詔各營自造至是亨以各營官軍艱辛願將已所得祿米十年之數備料改造帝不許命內官監為之夜金星犯畢宿

己巳
都察院左都御史沈固以老疾乞致仕從之
陞應天府府尹李敏為戶部右侍郎代周忱巡撫賜

勅戒其冗沓所行法果有便于官民者不必輕易但痛革其為弊之人陞通判鄧珏為南京工部營繕司郎中檢校鄭靈為主事大同右叅將都督同知許貴奏右少監韋力轉銜軍妻不與宿遂杖死其軍又與養子淫戲射死養子又妄報家奴殺人殺賊功得陞指揮千百戶鎮撫下巡按直隸御史鄭韶覆之有驗第妄報陞指揮家奴者不實都察院請命韶再覆從之

庚午

命南京太僕寺卿仲昌致仕從大理寺卿仲昌致仕

從大理寺丞李茂考察其老疾也 吏部會郎中
李賢^言比虜使來索使臣明詔不允惟欲富國強兵
報仇雪恥且命文武大臣共議長策臣雖不與共
議之列伏讀

天語感激奮發忠憤之心耿耿不昧夫主憂臣辱臣
辱臣死

皇上之志如此凡食君之祿者寧不惕然于心乎昔
者魯國有難漆室女憂之况列于侍從立于朝廷
者其憂之當何如也臣聞虜寇東收女直等處西
收回回部落又欲大舉入寇竊料虜不過中國一

大郡以天下之衆不能取勝者未得其策故也且
虜所以輕侮中國者惟恃弓馬之強而已臣觀今
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止能避箭不
能拒馬惟有所謂戰車者既能避箭又能拒馬蓋
此車即漢時衛青武剛車之類青^擊憐匈奴深入虜
地見單于兵陣必武剛車自環為營^所以兵法謂是
車有中有蓋為先驅馬臣^謂武剛車徒能避其弓
馬今之戰車不但能避弓馬又有取勝之道取勝
者何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無出于火鎗前代未
嘗有也若用之得法虜之弓馬弗能當也近來不

能以此取勝者非火鎗之過也。用之者不得其法，耳使火器鎗者，洎要遮避其身，以壯其胆，然後發。而取中不然，則畏其箭來傷已，手足失措，雖能發，鎗不暇取。中臣觀車制，四圍箱版，內藏其人，下留銃眼，上開小窓，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方二百五十兩，約四里四方，共十六餘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可謂有脚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鎗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避，我勢自張，我威

益振。况此特大同宣府遼東一帶軍民，不敢出城耕于城外之地，俱是虜寇馳騁之所。若此等邊城，俱用此車，遣將出師，可以橫行于沙漠，可以深入其巢穴。不然，但用退敵驅之出境，使我軍民得以耕作，營其衣食，所謂長策莫善於此。雖然，此策固善，又在將帥之智。何如耳？夫今之士卒，猶古之士卒，善用兵者，申其號令，嚴其紀律，以作其氣，以鼓其勇，使之果敢，懷德効力，用命以進，死為榮，以退生為辱。雖赴水火，不敢退縮，雖知有將帥，不知有敵人。如此而不取勝者，臣未之信也。况

朝廷於將帥特彰剖封之典於士卒頻加賞勞之恩
待之可謂厚矣然而不能為國家折衝禦侮塞旗
斬將以雪前日之恥以伸
朝廷之威此忠臣義士所以不能安其心也臣聞天
道好還胡虜自犯邊以來肆其凶暴所向得利其
志益驕中國之人被其殘毒甚矣今又不知止足
欲生釁端安^知不自取敗亡耶此雖在於人事之
修或亦天道之必然也此臣所以拳拳以取勝之
策為獻伏望

陛下采而用之命工部修造此車不為甚費所謂有

備無患事乃克濟者也章上

帝曰覽賢所言有護國之心其令管軍馬文武官員

采取而行

辛未

陞浙江布政司副理閻劉鏞為台州府知府先是
鎮守侍郎孫原貞等言台州倚山濱海民俗頑獷
詞訟繁興素稱難治鏞律已廉勤理刑明慎堪任
任知府故陞用之四川朵其思宣慰司宣慰使綽
思吉吒思吧答思麻地面指揮僉事綽思吉監掣
烏思截些臘寺綽吉監掣各遣人表朝貢馬賜僧

衣鈔帶茶食有差 刑部尚書俞士悅都察院
左都御史王文辭職先是學士江淵言法司
刑獄誣枉致傷和氣詔與明辯於是士悅文皆辭
戕而文以淵嘗有所私囑不從故奏詞多指淵其
畧曰生民不安皆貪官所致問一貪官去任則一
方護安然囑一貪官弗從則衆謗輒起曰而上章
聳動

聖聽若欲臣委曲逢迎受囑壞法寧死不為也况
老疾日侵不堪任使徒取訛議乞罷歸田里
帝竟不究亦不許其去 先是貴州布政司奏缺

糧乞撥松蘇等府折糧銀十萬兩分送湖廣四川
二布政司糴糧濟接巡撫貴州大理寺右寺丞王
恂亦奏貴州米價騰湧雖奉戶部榜文召商中監
然所定米數太重折監全無人納臣已會三司官
議令各商中浙監者每引納銀三錢准給軍用其
平越衛見駐大軍勦賊乞將雲南監開中少助邊
糧奏下戶部言松蘇銀係供給京師之物難以撥
運宜令南京戶部召商開中淮浙監每引淮監納
銀四錢五分浙監三錢五分以其難運湖廣四川
二處糴糧其雲南監宜召商於平越衛每引納米

三斗從之。山西代州除名布政使。戈謙言自古
用將之道務實不務名者如李廣李陵輩卒無成
功是也實者如李牧趙充國輩卒建大勳是也任
將之道豈可不用其實而尚其名哉曩者胡虜也
先入寇震驚都邑如蹈無人之境我師竟不能少
挫其鋒蓋由擇將務名不審其實故也况今也先
日有覬覦中國之心而我國謀臣至今主將不聞
有智愚之別兵師不能知有簡券之方觀其整山塞
谷設施皆兵家之末務殆非所以安邊固國之長
筭也今欲安邊固國必先推選良將蓋將良則兵

精兵精則技高技高則胆大胆大則勇生以守則
固以戰則勝又何患外侮之患陵我續之不集也
良將在有之臣所知者前成山侯王通龍門衛致
仕指揮審懋真定府同知阮遷干此三人兵學籌
策淹貫宏博而又屢經戰陣深識机變昔從

太宗迤北征進累蒙教誨破胡秘計往者臣嘗舉為
通不意秉政大臣嫌通於大擠令通修守山陵病
困妨賢莫此為甚如蒙聽臣猥見乞選在官精銳
馬步官軍八萬令通懋遷干等統領前往大同宣
府會同郭登等再選官軍四萬訓練精熟如胡馬

南侵登等守城通等領軍薄伐必能勦滅殘虜如
通等受命無效臣受妄舉之罪

帝覽之謂兵部臣曰比者虜犯京師亦曾用通不見
其勇謀超異後以山陵事重令通鎮守亦非輕任
今譙却言擠通且大通同一方必用十二萬人其餘
邊陲須得幾何方備禦少保無尚書于譙等言
今朕脫不花王累遣人朝貢不曾犯邊况天氣炎
熱邊儲缺乏不可妄舉其言東政重臣不悅王通
意指臣譙宜將王通審憇既遷干量陞賊事令同
石亨等統理軍馬及將弋譙亦量授賊代臣譙總

督軍務庶彼得展布抱負弘濟時艱

帝曰弋譙不揣已過只談人非既已為民不必任用
王通仍舊鎮守山陵審憇既遷干令隨石亨團操
但有聲息即調當先殺賊有功一體陞賞

任申

唐王瓊坦奏郡王郡王將有家室闕粧奩衣服款
遣人賫價往產有處收買從之

命江西都指揮僉事馮凱子超代為指揮同知大同
總兵官定襄伯郭登等奏大同右衛缺糧請召商
中監納糧戶部請令大同右衛倉每引准監三斗

浙鹽一斗八升渾源州懷仁縣倉每引淮鹽四斗
浙鹽二斗五升俱米豆中半上納從之今廣西
官舍軍民有願出米陞職補官者赴貴州都勻衛
倉上納從之巡按貴州監察御史汪琰奏請也今
口外官在京優給優養者本色俸米俱折與銀布
折色仍舊支鈔并胡椒蘇木宣府缺小吏侍郎
劉璉以聞詔于京倉運五千石給之給山東挑
河夾口糧免陝西肅州衛去歲旱災屯糧一萬
三千四百餘石

癸未

大同總兵官定襄伯郭登奏大同東西二路各有參
將操守其本處并河南山西調來操備軍逐一挑
選年力精壯或弓六十斤以上者為頭撥當先破
敵餘者為二撥每隊白牌一面通馮五十人姓名
以憑試驗點關五人為伍各帶小圓牌一面互馮
五人姓名皆刻軍令一人有功五人同功一人退
縮五人同罪令其誓於神祠結為兄弟遇戰則同
心奮勇有難則齊力救護每五百騎委都指揮一
員管使功無相撓責有所歸然後軍都指揮不相
統屬且令選一員把總管操比見山西都司各班

操備都指揮僉事張懋瑛以把總乞量陞把總
帝曰登所處邊務甚善其陞瑛署都指揮同知調注
山西都司聽登委任陞肅州衛指揮使胡傑為陝
西行都司都指揮同知以傑父麒戰歿也是日
昏刻南京聞南方天鳴如瀉水聲

乙亥

命以直隸揚州府瀕江新漲地土與坍江失田人戶耕
種今貴州軍官子孫赴京襲戍者沿途給與口
糧時貴州連年弗靖公私困竭軍官子孫赴京襲
戍職者甚至母子沿途乞食流離艱苦貴州都指揮

張銳以聞故有是命

給五軍營官軍馬一百六十

九匹給

長陵

獻陵

景陵三衛軍器

丙子

封梁莊王宮人張氏為夫人賜誥命先是莊王薨
無嗣王妃魏氏繼薨府中無內主惟二女皆張氏
出故有是命仍命歲給祿米一千石養贍羅中書
舍人徐順為民順直隸江陰縣人家資累萬因拜

太監王振為父振令王養正代寫楷字以進得除
中書舍人以疾告歸至是復至為言官所劾巡按
御史又劾其家豪橫創違式第宅千百餘間下獄
論當杖故有是命先是遣戶部主事黃琛王澍
監察御史李鑑往蘇松常鎮嘉湖等府追徵尚書
周忱所費糧以數十萬計皆遠年耗用於見在官
吏糧里追賠給事中御史請暫停止戶部尚書金
澹執奏不從忱自陳云臣先總督各府糧見彼處
大戶不肯納糧里長逼徵賠出加耗代其遠運以
致連年負欠臣遂於宣德八年春赴京議將加耗

并遠運脚費視倉作囤蘆蓆稻草並易錢入官
軍臣見各府或遇振濟飢荒補納遭風失盜糧
米買辦納官絲絹修理舍廨廟學攢造文冊及水
旱祈禱管糧官無馬騎坐俱科於民於是將所餘
糧及所易錢隨時支用有賑貸未還遇赦宥免者
有估計時值低昂不一者緣奉

宣宗皇帝并

太上皇帝勅諭許臣便宜行事以此支用不復具聞
今因民人彭守學奏戶部差官勘出前項過徵妄
費錢糧致被十三道糾劾實臣出納不謹罪重丘

山死有餘辜禮部尚書楊寧亦言忱通同官吏妄
費錢糧罪乃在忱而糧於民間追徵民何以堪况
差去官惟務催科不惟究實如千石造橋與准數
百石萬石蓋寺與准數千石餘皆追還至有拋棄
產業挈家逃竄者如此逼民幾何不致相聚為盜
伏望

聖恩准勘正德十四年以後侵欺者徵納以前者蠲
免詔從之召回琛澍鑑令巡撫侍郎李敏俟秋成
追完果贖納不全者已之既而六科十三道復劾
忱自陳不實觀其意似謂馬止糧既完餘糧已應得

花費此老奸巨猾之所為情實難容乞治其罪詔
以忱年老寔不問 廣西左副總兵都督僉事武
毅奏柳慶潯梧桂等府猛獍賊徒因見官軍土兵
放回農種賊徒隨復出劫乞將放回廣東原戍
廣西官軍二千五百仍調前來更番守備從之
免濟州衛被災屯糧七百二十餘石 山東青州廢
齊府承運留心等殿及宮門兩廡災

丁丑

命戶部運銀十萬兩赴陝西布政司預備各邊糴糧
賞四川行都司鹽井衛中千戶所土官副千戶刺

苴白等一十六名鈔絹布有差以殺番賊功也

戊寅

陞山東右叅議馬諒為應天府府尹 命四川及
貴州屬衛官軍續增俸糧二斗自景泰二年四月
以後未支者給銀折用以二處糧少也 命山東
左叅政王淋致仕以其有疾也 兵部臣言總兵
武毅侯石亨以邊報方殷必須調遣軍馬今各營
馱載衣甲什物驢匹數少不敷宜遣官分往各營
支給在官錢物買用

帝曰百姓艱難軍務亦急其令山東置一萬河南一萬
一千永平廣平二府各一千大名府三千順德府
七百所遣官務將錢糧給還其直不許損民作弊
提督軍務工部尚書兼大理寺卿石璞奏宣府
精兵既蒙增給月糧然無家小者頗勾食用有家
小者仍許不足乞增銀賞賜奏下戶部言天下一
年折稅銀不過七十萬兩今歲累次運赴口外遼
東陝西各邊糴米賞軍買草買馬已用九十七萬
餘兩所入不及所出若不撙節恐力乏財殫仍乞
行本官督令在邊官軍舍餘趁時耕種買賣生理
毋得坐費邊餉從之日生五色雲暈鮮明

己卯

起復陝西鳳翔府通判葛文名陞為西安府知府
文名以親喪去任鎮守都御史陳鎰言其處事精
明堪守劇郡故有是命 詔貴州各衛修舉屯田
有乏牛種者官為措置從巡撫貴州大理寺右寺
丞王恂奏請也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甘澤按武
清侯石亨從弟禎敘人庄田且役軍匠創私第於
三皇廟基都察院請正亨罪詔宥之

庚辰

遣中官祭中雷之神

陞直隸太平府知府楊仕

敏為山西布政司右叅政以任滿九載考稱也復
除山西按察司僉事何自學仍舊任以親喪服闋
也四川長河西河魚通寧遠等處甘肅寺清修翊
善大國師初克林巴等遣人貢銅佛馬匹及方物
賜鈔幣等物 召鎮守陝西左副都御史劉廣衡
至命理院事 提督軍務工部尚書兼大理寺卿
石璞言口外赤城鵬鴉李家庄三處城池鼎峙峙
極最為要地往年守將不才致令棄失即今李家
庄尚有舊糧五萬餘石乞修復撥軍戍守事下兵
部少保兼尚書于謙等言宜移文總兵官楊洪量

撥精銳官軍選委能幹都指揮三員統領往彼三城守備或常川在彼或分番更代從洪區畫而行從之 鎮守陝西左都御史陳鑑奏陝西今歲天旱民飢其夏稅屯糧乞賜蠲免事下戶部言陝西各邊全仰給腹裏若盡蠲免恐悞邊儲除已量免三分外仍將該軍運邊倉之數於存留倉內借運俟秋成還官從之

夜月生左右珥色赤白黃鮮明

辛巳

召提督軍務工部尚書石璞回京令巡撫左侍郎

劉璉參贊總兵官昌平候楊洪軍務

壬午

陝西布政使許資為巡按御史甘澤案其貪鄙好利被逮資遂奏澤枉道回家過永興王府不下轎諸罪詔覆之鎮守副都御史劉廣衡覆澤實於王府不下轎澤自陳私歸而巡按御史李周乃覆以未歸事下都察院謂資妄奏請命清軍御史鞠之澤不遵禮法周妄覆請俱俟代回問罪從之

甲申

遣工部右侍郎張敏左通政樂揮侍講學士劉鉉

分祭東嶽泰山濟瀆及金龍口黃河之神以河決
及漕渠水淺也

命廣西布政司右叅政武達按察司副使萬節致仕
以巡撫侍郎李棠言其老疾也 廣西太平府鎮
遠州土官知州趙富穀田州府上林縣土官知縣
孫男黃永高各遣人貢馬賜綵幣等物兵科都給
事中葉盛言伏見向來天降災異或土星犯上相
逆行太監垣或太白晝見或日食臣竊惟天人_之際
象不虛發其要在乎君臣上下修德務實則可以
轉禍為福易危就安臣謹述弭災防患八事一今

山西并北直隸人艱難乞令戶部於凡催徵差
役悉遵詔書分豁停止凡無益冗費合行減省者
會官討議奏請庶民力少紓一今逆虜臨邊乞令
兵部遣官分往要害邊關就彼所有銀布量與贖_賞
賚俾其置辦軍裝樂於効力一在京各衛帶管軍
匠於監局上工者多有精壯之人乞除成造軍器
戰車外其餘暫送操練一近者獄囚已蒙審錄乞
令法司討議條件分遣官行南京并在外各處將
未結輕重囚犯會審發落一京城迤南多有賊盜
劫財傷人多係放回輪班操軍乞令錦衣衛巡捕

官巡河官按察司分巡官嚴加禁治一多事以來
如浙江都指揮脫網會僉事王晟等歿于王事旌
褒未加乞令該部通行各司府衛州縣但有奮身
遇害之人保勘以聞依例贈祭甄錄一比年有因
註誤中傷見在行伍遷謫之中如寺丞羅綺知州
傅林之類乞林吏部查理開奏量與復官以伸淹
滯一寇賊生發去處多有捕獲賊徒監候處決者
豈無脅從之人乞行巡按巡撫三司正官研審類
奏酌量情犯或遷配遠或發充邊軍庶不濫及無
辜

帝曰緣邊閔隘廣濶軍士數多舉欲賞勞裁帛有限
姑止之內府監局造作不敷何暇摘操過有警時
定效沿河雖有小賊劫奪差官校巡捕愈加攬察
良民只移文與巡按察司官提督軍民擒捕餘悉
准言

乙酉

以南京刑部員外郎郭瑄署浙江司郎中事劉讓
署河南司郎中事李庸修署山西司郎中事陞錦
衣衛經歷鄺為光祿寺寺丞陝西安定縣知縣鄭
淇為南京光祿寺寺丞俱以任滿九載也復除刑

部主事歐陽正於浙江司以親喪服闋也 以陝
西涼州土孫干河擒殺賊功陞賞官軍三百四十
三人有差內指揮使蘇德等五人人陞一級給賞
署都指揮僉事趙勝等七十五人人陞一級餘二
百六十三人給賞

命番僧班丹領真為廣濟妙淨國師賜以誥命 蜀
湖廣武岡州無徵祖祖親并親寧縣苗賊燒燬倉
糧免陝西咸寧長安二縣失班在逃工匠以其
地饑民艱也 修
天壽山陪祀官齋宿房

丙戌

命軍右都督孫鍾理本府事

命故燕山前衛指揮同知李廣子廣鼓城衛指揮僉
事高謙子昇金吾左衛指揮僉事魏玉弟俊南京
羽林前衛指揮使官得子正羽林左軍指揮同知
張亮姪鑑金吾左衛指揮同知朱銘子福旗手衛
指揮僉事牟泰孫熙俱襲職 以張家灣入官客
監准給通州等衛官軍吏俸

丁亥

命撥京軍四千修慶州城從總兵官昌平侯楊洪請

也

戊子

詔安南國曰朕以

皇考宣宗章皇帝仲子奉藩京師比因虜寇犯邊

大兄皇帝親率六師往王其罪勅朕居守不意

天兄車駕誤陷虜庭我

聖母皇太后務慰臣民之望屬心朕躬皇親公侯伯

令暨在廷文武群臣軍民耆老四夷朝使復以天位

不可久虛合辭請早定大計

皇太后遂命朕君臨天下時有使自虜還亦傳

天兄皇帝詔旨

宗廟之禮不可久曠朕弟郟王年長且賢其令繼統

以奉祭祀朕雖避讓再三柰何俞允莫獲乃於上

統十四年九月初六日即

皇帝位大赦天下爰遣使詣虜中尋

大兄皇帝曰太上皇帝以明年為景泰元年是年八

月虜奉

太上皇帝還京仍命朕奉

郊廟紹承大寶如故尚咨藩屏之良永佐雍熙之治

布告王國咸使聞知 旌表孝子顧佛僧等節婦

金氏等九人佛僧浙江龍泉縣民父喪廬墓繼母
生惡瘡吮其膿以愈繼母卒復廬于墓張憲直隸
安成縣學生父母喪廬墓每哭泣鴉鵲群遠哀鳴
李遠山東鄆城縣民喪廬墓每哭泣犬在旁亦伏
地悲號王禮朝城縣人任本府陰陽學正術母喪
廬墓有二巨蛇往來廬內不為害蔡興直隸泗州
衛屯田千戶所軍餘父喪廬墓俱旌其門曰孝行
金氏遼東寧衛指揮同知高洪弟原昌妻夫亡年
甫二十舅姑令更適人潛縊于^樹旌其門曰貞烈
楊氏浙江臨海縣民錢曹妻郭氏江西泰和縣民

蕭綱妻楊氏廣東連州民郡守琪妻俱弱齡守節
勤紡績以養老撫孤始終無玷皆旌其門曰貞節
己丑

令昌平侯楊洪於雷家站增蓋倉廩 改貴州永
寧衛倉為四川布政司永寧倉時四川民糧及折
布赴永寧衛倉納者多被本衛收糧官留難及放
軍糧復多減寇巡撫四川左僉都御史李匡察知
其弊會同三司官奏請改隸且乞增置四川布政
司都事一員專令在彼監督出納從之

庚寅

襄王膽堪奏世子初鏞妃及第二子寧鄉王初鏞
妃俱患痼疾不可以承宗祀欲選官宦及良家二
女以侍二子用廣嗣續從之 總督軍儲叅贊軍
務巡撫宣府等處右侍郎劉璉言臣以菲才既總
儲又叅軍務又兼巡撫年力寢衰恐不能辦乞減
一事不允

辛卯

賞大同官軍二十三人銀綵段表裏絹布有差以
東塘陂及南門斬獲達賊功也 夜月犯昴宿
壬辰

六科十三道言近因尚寶司檢覈故錦衣衛指揮
同知馬順牙牌順子言其父被給事中王竑等搆
死牌牙且責竑尋取有旨從之臣等切惟太監王
振專權擅政護國喪師以致

上皇北狩

宗社幾危

皇上監國之初群臣合辭請止其罪而順實其平日
羽翼猶倚故態擅肆叱叱故凡在朝文武百官及
守衛軍校人等莫不忠奮感激共相搘死務除奸
黨以安

宗祖何牙牌之概顧止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
之亦豈竑一人之力竑官為近侍明識國憲若收
牙牌豈敢隱匿

皇上運啟中興益隆丕緒今日之國計大定人心又
寧者舉由前日剪除兇黨之所致也若責竑尋取
牙牌竊恐人懷疑懼奸黨復萌上虧

聖明之斷下沮忠義之氣乞改前旨但令所司出榜
明諭官吏軍民人等曾拾馬順牙牌者無論破損
並許送官若日久不獲別為區處從之
星大如杯色赤尾跡有光燭地出天厨北行衝文

昌

癸巳

戶部中郎汪許奉勅盤窵邊糧數多不足總督邊儲

左侍郎劉建屢囑許不從建同官吏侵盜猶鼠
同眠以久且足跛不能事事宜易以他官事下都

察院請命巡按御史鄭韶覆實從之
巡按直隸
監察御史朱驥言向者也先叛盟朝廷簡命禮部
侍郎李實兩詣虜中宣播恩威伏羲執言卒成和

好此皆

皇上知人善任使之所致也實遂以是陞為右都御

史適因湖廣巡撫缺人命實往理其事然湖廣事
輕比虜事重倘賊再託邀盟則實熟知虜情足以
應對如或作惡則實諳曉籌策亦足以鎮禦之乞
微實還別遣大臣代其巡撫詔兵部曰朝廷忠臣
良將甚多而驥只言實能退虜欲徵之還通詳議
以聞少保尚兼書于謙等言虜萬一渝盟在京各
邊士馬足以當之實奉命巡撫今苗蠻不靖止且
董治難以召還

帝曰向湖廣苗蠻侵擾故命實往理之今朱驥如何
欲取實回都察院俟驥回日以聞 襄垣王遜燁

銜左副都御史年當擅削其菜戶奏遂當不下倉儲
濟軍士息日市鷄酒自用紀令其者假賞軍民罰
米五斗都察院請命巡按御史會三司官覆實從
之

甲午

鎮守山西左副都御史羅通奏先是陝西延安府
綏德倉糧二萬石運赴偏頭關備用然所運止一
萬石餘皆存貯府各縣今本關見奏缺糧宜令守
備都督同知餘皆存貯府各縣今本關見奏缺糧
宜令守備都督同知杜忠量撥本官軍趁無警時

月自行搬運從之

丙申

免直隸廣平府所屬虛申起解糧二千一百六十
餘石草二十一萬二千九百六十餘束 以漕運
遲滯勅總兵官都督僉事徐恭并右僉都御史王
鉉令速備運如或玩愒重罪不恕 夜大小流星
凡八十有五

大明英宗睿皇帝實錄

大明英宗睿皇帝實錄

廢帝郟庚王附錄

景泰二年秋七月丁酉朔

太上皇帝居南宮

帝享

太廟 遣中官祭司門之神 賞巡按浙江監察御史

謝騫布政使楊瓚綵段絹布有差以擒獲賊首陶得

二楊毛功也給遊擊將軍署督雷通官軍馬六百匹

陝西延安等處守備官軍馬五百匹 女直都指揮

千百戶奢養哈等二十四名來歸命於遼陽定遼等

衛帶俸給衣服綵幣鈔布房屋牛羊食米床榻器皿
等物十三道劾彭城伯張瑾縱家奴集無賴於河南
西平諸縣曠地創庄田詔宥瑾罪發其家奴及無賴
者戍邊衛

戊戌

遣左給事中喬毅行人童守宏諭祭故琉球國中山
王尚思達封其叔尚金福為中山王 慶府伴讀王
琰奏

朝廷以大同邊地務積糧儲自宣德年間迄今僅三十
年計其所積米粟金帛不下一二百萬然去秋醜虜

入寇遽乏給用奏敕之使絡繹道途原所自蓋因提
調左都御史沈固及布按二司管糧官恣肆欺罔將
米粟金帛借與官豪之家費用以致倉廩空竭人民
缺食餓莩流竄邊境蕩然事下戶部請遣監察御史
等官查理從之 戶部奏近者宣府并蔚州軍民告
饑宜令巡撫官發廩賑濟俟秋成抵斗償官從之
戶部奏山東河南并大名諸處歲運京城馬草以路
遠難致惟徵銀布赴京易草輸官然其所徵價重民
頗不堪今京畿歲登草甚豐茂宜令各處減其常
價每草一束折銀叁分類銷成錠上納京庫從之

有流星大如鷄彈色青白光丈餘土崩京車於
已亥

蜀湖廣永州府道州永明縣辰州府溆浦縣稅鈔桑
絹以俱為苗賊破城所掠也命都察院揭榜招諭

浙江福建賊盜遺孽遁藏山谷者限三箇月以裏赴
官自首免罪先是北直隸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各

處民壯春夏放回耕種秋冬團操至是兵部請令於
八月初起操詔以時方收穫且俟九月戶部尚書

兼翰林院學士陳循初令家奴告其原籍吉安府泰
和縣民強占其英妻墳地且謀殺守墳者巡按御史

周鑑覆之坐其家奴誣告當徒循奏鑑嘗學春秋于

吉安府安福縣故斷理多私且其監江西鄉試取中

安福人不下二十餘罪人彭德清亦與鑑相厚泰和

縣官嘗銜已餽贖之薄故妄覆以阿鑑事下都察院

請命福建公差御史王濠即還江西驗實

帝曰循內閣大臣豈肯誣奏人濠其從公驗之

庚子

仁皇文皇后忌辰遣官祭

長陵陞山西按察司僉事何自學為陝西按察司

賜祭浙江都司署都指揮僉事指揮同知脫網以其

殺賊陣亡也

辛丑

陞廣東布政司右叅議左瑞為山東左叅政郎中謝
輔為浙江右叅政員外郎胡紀為山東左叅議監察
御史夏裕為雲南按察司副使監察御史胡貫刑部
主事駱敏俱為湖廣僉事調福建陳烈于山西按
察司 命寧遠伯任禮掌左軍都督府事 命總督
福建備倭都指揮王勝掌都司事從巡按御史許仕
達等薦也 命故江西署都指揮同知指揮僉事馮
鎮子清襲為指揮僉事 設山東兗州府曹州陰陽

學 順天府府丞王擗坐為吏所惑妄免灶戶牛車
贖徒復職

壬寅

給靖江王府鎮國中尉相効相覲歲祿各六百石米
鈔中半支給 肅王瞻熒生母夫人張氏卒遣官致
祭命有司營葬

癸卯

先是總兵官武清侯石亨薦少保兵部尚書于謙于
冕詔召冕赴京師謙辭不允至是冕至謙言為人父
者莫不欲其子貴顯臣豈獨無是心哉但方國家多

事之秋宜以公義為重不當顧其私恩伏念臣才乏
寸長官躋一品廟已垂於清議敢重冒於殊恩况臣
男器非遠大名位爵祿非所能勝且亨不聞舉一巖
穴幽隱拔一行伍微賤以裨軍國之顧乃薦臣之子
於公義安在况臣叨掌兵政選法比以軍功妄報者
多不准理所以杜微律革冒濫也豈宜臣之子而冒
官賞乎仰祈

聖鑒令冕回還原籍庶不玷

朝廷之名器下以協輿論之至公而臣亦免非分之責
奏入不允授冕府軍前衛副千戶謙又辭不允

甲辰

烏思藏等處灌頂國師闡化王并都指揮僉事同加
里堅繫已藏卜遣番僧刺麻劄實新吉等廣西思明
府上思州土官舍人黃英遣頭目楊良等貢馬及方
物賜鈔衣服綵段等物有差 征進貴州湖廣總兵
官保定伯梁瑤等奏官軍既克香鑪山寨遂移清平
分調諸將及行巡撫四川僉都御史匡併進都勻草
塘王都保等寨諸苗聞大軍至具酒食迎于道左詣
軍門來降者數千人悉令復業伏候
勅旨旋師詔兵部議一三大臣鎮守撫民餘召還京

提督慶等處都指揮同知黃讓坐邊備不嚴致掠
入掠命發戍甘肅南京操江把總都指揮僉事
許得坐不嚴所屬致火延燒馬廐及軍民居宅贖
杖還職置萬全廣昌浮圖峪口墩二座從守備
指揮孫恕言也

乙巳

陞中軍左都督汪泉子智為副千戶帶俸錦衣衛
陞宣府懷安等衛官軍指揮使胡剛等二百一
十人供一級餘六百四十九人賞有差以數賊達
功也設四川馬瑚府道紀司置都紀副都紀各一

員賞後軍都督府都督指揮千百戶旗軍人等
董斌等二百四十人銀兩綵段布絹有差以宣府
等處玉石溝殺賊功也武清侯石亨武安侯鄭

宏武進伯朱英嘗松囑都御史沈固令家人於大
同官庫領折糧銀及綾布羅米實邊侵剋銀一千
四百二十三兩綾布一萬四千三百三十餘疋至
是副都御史年富發之詔宥亨等罪逮治家人
夜有流星大如鷄彈色青白光丈餘

丙午

慶府伴讀王琰言僧道遊方已有定制今有假以

遊方為由或縱欲為非或回避罪責或肆為盜偷
或邪言亂眾宜在京令五城兵馬在外令巡按監
察御史體訪止許於出家寺觀內居住如違治罪
從之 先是廣東右叅政戴併奏官吏犯贓者解
京其他罪於欽州并靈山縣納米贖罪朝議從之
至是巡按監察御史錢昕又奏邊儲不足請官吏
犯枉法贓滿貫應死者解京其犯贓不應死者亦
于二處納米完日發遣原籍為民從之 丙昏刻月
犯心宿中星
丁未

陞翰林院孔目馬昇為本院檢討仍掌孔目事從
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陳循舉也 命貴州按
察司僉事王縉致仕以巡按監察御史等官言其
老病昏迷故也

戊申

四川東川軍民府土官寶斗等遣把事阿東等貢
馬賜鈔綵幣有差 禮科都給事中金達等奏通
未戶部以邊事不足許官員軍民人等納粟補官
自試所鎮撫至於指揮使皆以所納多寡得其次
第陞除支俸署事子孫世襲彼納米以有限之費

而易無窮之利所補益於朝廷者能幾何邪况名器國之重事不可不惜請令納米補武職者止得罷落閒任不許支俸署事其有補文職者亦止授以官銜令於原籍閒任有司遇之以禮復其舊從其職官有坐法去官者除奸盜及枉法受賕者外方許納米復其舊銜終老于家則庶幾上無捐于

朝廷而下有補于軍餉矣事下戶部議納粟補官止令閒住恐之者少請仍從前議

帝曰此一時權宜俟邊儲稍足罷之

寺丞王恂等奏善定永寧畢節等處苗賊復縱劫掠兵部請令總兵官梁瑄等仍調兵馬馳往善定等處進剿毋輕易回師并勅右副總兵方瑛等與瑄會兵夾攻從之

己酉

都察院左都御史王文乞豁戶下軍從之

南京皇城諸門

庚戌

監察御史趙縉奏通州大運倉時有損壞隨即修理其磚瓦材木悉取給于軍請_于遍年官積鋪廠材木中取用其他物料則以墊倉葦席變易修理葦席不堪用者令軍士閔領燒造磚瓦庶無損於軍

辛亥命

中元節遣官祭

長陵

獻陵

景陵

蜀直隸揚州府高郵州并儀真縣景泰元年被災

田畝秋糧米荳千五百石有奇馬草二千餘包

刑部左侍郎羅綺奏臣奉命於四川督運糧儲二

十萬往貴州餉軍切見四川之民勞瘁已極請先

令挽運十萬其他宜別區畫欲令各司典吏有能

運米七十石赴播州或運三十石赴貴州者送吏

部授以冠帶俾榮終身文臣無職犯者運米二千

石赴貴州者給與誥勅僧道赴彼納米五石者給

與度牒外境客商年久潛住四川者各令運米一

石赴播州四川各司收察知印承差吏典及起送

陰陽醫士僧道赴部者令納米運米贖罪自成

府支米運赴播州者雜犯死罪二十五石三流二十石徒三年十八石餘四等遞減二石杖五等俱八石笞五等俱六石自重慶府運至貴州者雜犯罪十八石三流十六石徒五等遞減二石杖四石笞二石從之 鎮守福建刑部尚書薛希璉奏所屬軍民不伏差遣且凌虐所司皆御史許任達縱惡所致請速命公正御史代任達從之

壬子

遣武安侯鄭宏隆平侯張福為正使兵科給事中谷茂刑科給事中劉璉為副使持節冊封南城兵

馬指揮李進女為淮王祁銓妃長史王彰女為永豐王祁鉞妃荊州府學教諭楊暹女為遼府松滋

王豪聖妃兵馬副指揮陳佑女為遼府應山王豪

環妃賜冠服誥命 分遣監察御史并戶部官往

遼東永平陝西諸邊查理軍儲時左都御史沈固

等侵欺事敗故有是命 革廣東瓊州府昌化感

恩陵水會同四縣河洎所其歲課令各縣催徵

益實等衛野人指揮同知苦女等來歸命於遼

東定邊中等衛帶俸給房屋牛羊等物

癸丑

陞山西太原左衛指揮僉事江漢為署都指揮僉事祀總領軍於大同操備以其故父都指揮僉事洪等父子兄弟四人俱歿於王事也 給征勦逆北京軍馬四百匹 夜京師地震自北而南

甲寅

太宗文皇帝忌辰遣官祭

長陵 兵部奏武清侯石亨言大同府渾源州磁窯

口路當衝要宜命官軍守禦從之 彭城伯張瑾

封王于江西道南京命家人市貨帛載馬車以歸

校尉廉得之遂下獄刑部論當免軍邊遠詔持宥

之罰俸一年其家人為市物者俱發口外軍 日

生背氣色青赤鮮明

乙卯

賞龍門衛千百戶旗軍人等葛謹等八十二人銀

布有差以北門殺賊功也

丙辰

命赤斤蒙古衛官舍番民指揮僉事克羅俄奔等

員俱陞一級以殺韃賊功也 有韃靼五人奪糧

于馬營倉其一人馬蹶為守倉餘丁數人所擒提

督獨石等處都督僉事董斌賞餘 每人米一石妄

稱已領軍哨于東猫兒谷口猝遇虜三百餘奮勇
與戰因生擒馬巡撫侍郎劉璉被旨覆得其誣刑
部請罪斌詔自陳狀斌輸罪宥之
丁巳 寧王奠培以冊封南昌諸王奏欲詣京謝恩復書
止之 左叅將都督陳友奏官軍欲往平越草塘
等處撫捕苗賊有原調南京錦衣衛并應天府帶
管韃官頭目等八十五員畏懼脫逃兵部議宜行
南京錦衣衛應天府作急挨捕追要原閱馬匹軍
器遣人拘送貴州總督等官處量情懲治仍調教

賊從之 鎮守陝西興安侯徐亨奏韃賊入寇
靖虜衛及海納都地方俱到楚府馬營內殺掠恐
韃賊窺見本府羊馬數多復來侵犯今本府馬營
牧放軍餘約有二千餘名乞勅本府遣官來選壯
丁或一千或數百自備鞍馬靖虜給與軍器委官
率領屯操過警聽調一則協備邊境一則守護馬
營從之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全智奏華陽王弟
鎮國將軍檀越數千里入奏請擒治之禮部劾智
越禮智奏職所當然

帝曰智既越禮又爾妄言俟代回治其罪 鎮守密

雲署都指揮僉事張興坐擅創官舍擾人諸罪贖
徒復職

戊午

書復唐王曰承諭欲得本朝御製書籍今特奉去
五倫書五經四書各一部以湖廣荊州府常積
空地為荆山孝感上津三縣主宅第從遼王奏請
也

己未

調山東章丘縣知縣田疇於萊陽縣陞正六品俸
先是右布政使裴倫奏萊陽縣地廣民稠人多強

力驚忍善持長短挾制官府故縣官率務苟安鮮
克集事疇在章丘九年能聲卓著今滿當陞乞擢
職掌萊陽庶鋤擊豪強撫植良善故有是命 賜

平江侯陳豫誥券并追封三代從豫請也陞陝西
署指揮僉事榮福為署都指揮同知守備平涼西
安前衛指揮使康泰為署都指揮僉事守備慶陽
泰州衛左所副千戶堅銳為正千戶守備金州以
興安侯徐亨等三處皆要害之地薦福等堪守備
也仍命陝西按察司每歲遇冬遣堂上官二員往
平涼慶陽二衛協同守備取金州千戶所調去寧

夏操備官軍二百八十五員回本所操練調直隸
潼關衛官軍二百八十五員往寧夏守備 校尉
獲萬寧寺僧趙才興等言才興自謂能通兵法及
氣候諸術與廣通寺真海道人譚福通內使蕭保
父蕭亮刺血誓天謀為亂謂才興趙太祖後推為
皇帝封真海為二王福通為三王蕭亮為四王取
素與姦者義勇衛百戶女為后立其徒如海為太
子至是真海誘集無賴數十人聚飲朝陽門外事
始覺法司訊問具伏命即誅之

庚申

戶部奏江南民運上供白米有於臨清諸處遇風
破舡漂流濕爛者欲追之則米非他處所產人實
不堪欲蠲之則恐奸人故自破舟乘機作弊請今
後運上供白米而舟壞濕爛者悉令次年追償仍
運赴京從之 南京太僕寺寺丞賀宗言近者苗
賊劫掠自廣西直抵湖廣地界湘鄉縣之茅栗鋪
傍有隙地可築一城以便固守事下工部覆奏令
三司勘實處之從之 浙江永嘉縣奏本縣三十
六都舊有一河灌民田萬餘畝洪武間置立斗門
以備旱澇近為沙土淤塞請如舊疏濬從之 回

回卜兒罕丁未歸命於南京錦衣衛帶俸給賜銀
兩衣服牛羊食米房屋床榻器皿等物命修淮
王府宣府總兵官昌平侯楊洪奏臣既佩鎮朔
大將軍印克總兵官而姪能為都督同知信為都
督僉事俱叅將子俊為右都督管三千營一門父
子官至極品手握重兵威滿難居理宜知止乞賜
臣休致以終餘年或將俊等分調別鎮

帝曰洪父子受朝廷委託宜悉心整飭邊備不必遊
遊都督僉事王喜坐失機降所鎮撫喜陳寃詔
建至京總兵官石亨奏喜驍勇特命為留守右衛

署都指揮喜請復都督職都察院謂喜數構誕詞
擾朝廷請收閔如律仍降為所鎮撫從之初以

河決沙灣水皆東注徐呂二洪淺溢數右都御史
王暹處置至是暹上言黃河自崑崙發源流入中

國其所歷之處自陝以西有山峽不能為害陝州
以東則地勢平緩水易泛溢故為害甚多國朝自

洪武二十四年河改流從汴梁北相離四五里許

東南轉至鳳陽入淮者為大黃河其支流分出徐
州以南者為小黃河以通漕運自正統十三年以
來河復故道從徐州出岸高水低隨濬隨塞以是

徐州之南不待飽水臣等導

聖諭自黑洋山東南直隸徐州督同河南三司疏濬其臨清以南可令副都御史洪英督同山東三司疏濬從之 夜有流星大如杯色青白有光燭地出天紀北行至貫索

壬戌

命內官阮伯山為左少監錦衣衛官旗十九人劉祥等俱陞一級以擒反賊趙才興功也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嚴樞紮守備永昌都指揮僉事邢端不嚴守哨至番寇入掠坐視不救論罪當徒詔令

贖罪還職 鎮守永平山海等處少監郁永奏韃賊百數十人來犯闕隘官軍以火器擊却之 山東左叅政蔡安貴乞致仕從之

癸亥

蠲山西大同府所屬州縣夏稅十之七以虜寇犯邊民未蘇息也 緬甸頭目五者納等三十三人隨兵部尚書王驥往勦有功各賜綵段二表裏從宣慰使卜刺浪馬哈息以速刺請也 禮部儀制司郎中章綸言十六事一曰躬攬乾綱在聖德英明臣惟人君宜法天道之運隆英明之德群臣之

中有功罪者賞罰宜果有正直邪佞者用舍宜當
有君子所當親者小人所當遠者親疎宜明如此
則內外得人矣二曰緝熙聖學在儒臣直說臣惟
今經筵進講止以善可言者為言衍文對言以應
故事當直講歷代經史治得失之機盛衰興廢
之故則聖學日新矣三曰面議大政在委任孤
卿臣惟

皇上每早午朝退即御便殿將臣民奏題事務公孤
主議六卿論難臺諫參議選官入閣計議區處如
此則庶事無不理矣四曰為政得人在重惜名

爵臣惟方今都御史侍郎不下二三十年分鎮各
處止選才幹御史代之如此則官數不多而爵不
濫矣五曰肅正朝綱在激勸臺諫臣惟給事中即
古之諫垣御史即古之風憲職專論奏得失糾劾
奸邪已任者賜勅激勸之未任者令吏部簡擇以
任之如此則朝綱正而臺諫之任重矣六曰廣開
言路在聽用忠直臣惟自古中興之主無不聽言
納諫今直言未見未行直臣未見顯用自今凡有
言者當理即行未當者亦宜容受如此則言路開
而忠直之士勸矣七曰敬畏天戒在下詔求言臣

惟上天災異之見在於垂戒朝廷殄災之道不在於肆赦赦者小人之幸今後有災異必下詔求言使知天心垂戒之故及殄災之法如此則天下心回而災異殄矣八日精慎選舉在選舉主得人臣惟為政莫重於得人而得人必由于舉主吏部自舉所知未免有限合令大臣侍從臺諫即官人舉所知得其人則記功非其人則坐罪知州知縣知縣試任之待有功然後實授如此則承流宣化得人而天下之民安矣九日嚴明考覈在陟黜公當臣惟天下之官清謹者少臧汙者多今各布政司并直隸先擇御史

十五人大臣十五人每三年一次御史先往微行詢察大臣繼往重復考驗果清謹者陞之臧汙者黜之如此則君子勸而小人有所懲矣十日守備邊境在選將練兵臣惟北虜在手謹備豫防非選將不足以成功非練兵不足以威敵如昌平侯楊洪武清侯石亨兵部尚書于謙固已任重而為虜所懼其靖遠伯王驥出在南京合召耒京共議邊事仍詔天下諸司各舉諳曉兵法及有謀畧者並許自陳然後試其實而用之如此則邊方寧而中興之功成矣十一日征討不庭在專任將師臣惟

近者貴州廣東等處征討不利皆因將多又以內
臣監軍偏裨以下難遵調度今後止以文臣一人
恭贊號令賞罰皆出將帥如此則事專一而平蠻
之功可成矣十二曰禁止罪犯在遵依律斷臣惟
大明律乃

太祖高皇帝法無所謂罰贖者永樂年間營造北京
始運石米富者得以違刑無復忌憚今後有罪令
有司依律科斷如此則人心服而刑獄自清矣十
三曰官吏養廉在沙汰冗職臣惟官清在有祿以
養廉官冗則徒費而無益今於事簡衙門勘實量

其能否將俸半支本色如此則官守廉而所食不冗
矣十四曰作成人材在教養有道臣惟國家以養賢
為重以擇師為先其各處教授學正教諭必擇文行優長

者為之提督學校官必擇文行出眾者為之其鄉都
社學擇良家子訓誨之每四季各赴提督官處考校
俾進德脩業如此則真儒出而任用有人矣十五曰
端本風化在不許奪情臣惟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
門能孝於親則能忠於君近年以來內外官員多奪
情不奔喪今後除在京公卿守邊重職不可離者可
以奪情其餘不分官之崇卑一體守制如此則風俗

厚而人得盡其孝矣十六日饋運救荒在隨宜處置
臣惟近者征勦貴州等處苗賊令湖廣四川之民餽運
路遠艱難且令彼處各府州縣分人替接此則餉易
而民不勞矣疏入

帝曰信賞必罰用賢去佞朕自審處講學以設經筵內
閣已有陳循等不必別選御史給事中直言極諫者
職所當為不必賜勅異許諸人指陳所由選官獄
囚社學俱有定例不必更改文職聞喪惟急用大臣
方許奪情否則不許其餘悉從所論

甲子

擢進士唐維為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陞陝西
西安府衛指揮僉事馬鑑為本都司署都指揮僉
事往興武營管軍操備增隆慶州官本色俸米
各以州縣寇掠也戒應天府上元縣五縣田租
之半以被災也雲南緬甸軍民宣慰司使遣陶
孟谷晏速等貢金銀器皿象等物賜鈔絲段紗羅
衣服靴襪有差仍命陶孟谷晏速齎勅及鈔紵絲
紗羅錦綺歸賜其宣慰使并妻戶部右侍郎兼
翰林院學士江淵言大理寺丞薛瑄近告老致仕
士大夫皆惜其去以為瑄心術正大操行醇潔年

甫六十有精力未衰况

皇上建中興之業正當廣求賢才若瑄之學行兼茂
豈宜舍而不用又禮部右侍郎王一寧學識老成
持心端謹舊官翰林侍講經筵如此二人若擢館
閣論思之職必能啓沃

聖聰裨益世治臣以庸愚誤蒙簡拔恒愧淺陋有妨
賢路夙夜憂懼罔克自効伏望

皇上進用二人如臣不才宜放歸田里或別任一職
以圖補報詔一寧侍經筵瑄既未衰仍令視事
鎮守海都指揮王整為所部發其受賂釋有罪縱

操軍姦軍妻諸不法事都察請下巡按御史覆實
以聞從之

乙丑

鎮守陝西興安侯徐亨奏西安等四府九衛四月
不雨直隸鳳陽淮安二府各奏霖霧并水傷損麥
禾租稅無徵事下戶部覆視以聞 陸吏部左侍
郎何文淵為本部尚書右侍郎俞山為左侍郎兵
部右侍郎俞綱為本部左侍郎

大明英宗睿皇帝實錄

大明英宗睿皇帝實錄卷之
廢帝郟戾王附錄

景泰二年八月丙寅朔

太上皇帝居南宮 直隸揚州府泰州如臯縣并四川
越雋衛各奏去秋薄收今夏民飢已發廩賑濟俟秋
成償官從之

丁卯

釋奠先師孔子命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陳循行
禮 勅大同提督軍務副都御史年富等曰頃者據
夜不收軍人報哨菱角海子南山見有韃賊人馬及

回至中塗遇賊五人將軍人范丑丑等殺死爾等失
機罪本難恕但今正當防寇之日姑記爾罪并都指
揮李顯張鵬令巡按御史取死罪狀務在設法勦賊
以贖前過如再違悞俱重罪不宥 河南開封府山
東濟南東昌諸府直隸興州左屯遼東廣寧鉄嶺三
萬諸衛各奏今夏淫雨河堤衝决傷害禾稼租稅無
徵事下戶部覆視以聞 戊辰

帝祭

太社

太稷
萬壽聖節遣官祭
長陵
獻陵
景陵
帝詣
奉先殿
上聖皇太后宮
皇太后宮行禮畢出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文武群
臣及四夷朝使

寧王奠培奏叔臨川王磐輝妃王氏薨乞于本境
選擇繼室從之 戶部奏比年召商於各邊中納
鹽糧而應者絕少蓋因私鹽多而官鹽為之阻滯
請禁約之遂禁事條一各處灶丁多有通同該管
官員不將已煎鹽課入官而私賣與人今後務令
逐季催督足備年終類奏如有逋負於官員考滿
之時罷俸追完方許赴部一官私舟車往來巡鹽
巡河御史等官嚴加搜檢如有夾帶私鹽則人坐
以法舟車沒官一鹽司官吏於收鹽之際多倍其

數及至放支受商旅貨賄亦倍其數其批驗鹽引
所監掣官員亦圖賄賂苟為文具不行究竟宜令
巡鹽等官嚴加伺察犯者謫戍極邊一起運南北
京官鹽及商旅膏鹽南京於龍江閔批驗所掣過
赴江門東報名南京戶部委官覆視果無夾帶私鹽
方許入城北京于張家灣批驗所掣過赴崇文門
報名本部委官覆視一淮浙長蘆運司所屬多係
濱海不產五穀鹽禁既嚴恐貧乏灶丁生計艱難
今後除煎辦本家課程之外果有餘鹽課送本鹽
課司交收却於附近有司官倉給米麥以償灶丁

淮鹽每引八斗浙鹽六斗長蘆四斗一各處鹽場原有山場灘場供採柴薪燒鹽近年多被權豪侵占宜悉令還官如有怙終令巡按御史究治灶戶有缺或於有司僉補或於見任灶丁多者分補一商人支鹽賣畢即將截角退引赴官告繳封送各該鹽司通數解部若愆期不繳鹽司移文追問帝曰禁鹽不嚴恐官鹽為之阻滯禁之太密恐細民難於度日持禁者尤須斟酌以行先是慶州青田縣民毛廉良毛細因王宗進殺賊有功各陞副巡檢至是俱懇訴辭職從之各加賞一倍賜鈔六

百貫絹布各二疋 賜緇甸軍民宣慰司使陰文金牌信符 命宣府殺賊陣亡官旗杜祥等四十人子孫俱陞一級賜銀絹布有差 遼東總兵官都督曹義等奏往海西建州等衛招撫軍旗郎福等十四人為賊所殺暴骸原野乞將其應襲子弟依陣亡例俱陞一級從之 提督大同左副都御史羊富奏存省邊儲二事一述制大同各司臣僚俸祿除折鈔并胡椒蘇木外其祿厚者月該米麥三石內一石折支銀布祿薄者月該米^麥二石內五斗折支銀米今邊儲空缺請不分祿之厚薄

皆月給米考一石其他折與銀布然內地米考頗賤每銀一兩折四石布一疋折一石今邊境米考甚貴請銀布皆倍其數一大同老疾無依男婦在養濟院者計口月給米三斗以歲計之所費亦多請審其原籍者官給口糧遞回依親不願回者送赴太原府養濟院從之 益實衛野人指揮同知苦女并故所鎮撫兀頂哥姪阿都哈海三等以被也先虜掠率家屬來歸命苦女仍原職阿都哈海三襲所鎮撫於自在州居住隸定遼中衛暫支半俸賜鈔布練段衣服房屋器皿等物 巡按直隸

監察御史劉瑀奏紫荆等關富足軍旗僱倩貧難無依之人代守關隘苟求衣食無有關志但遇警急即行逃避宜行禁約兵部議將傭者發邊遠充軍代者另充附近軍役官員知而故縱以誤邊備者治其罪從之 直隸蘇州府常熟縣奏本縣顧新塘南至當湖北至揚子江灌民田甚多近者淤塞乞發丁夫疏濬從之

庚午

命吏部尚書何文淵經筵侍班

辛未

命故撫寧伯朱謙子永龍封撫寧伯 命故府軍
左衛指揮同知陳賢子瑄永清右衛指揮僉事劉
成子英南京金吾後衛指揮使劉勳子瑄金吾右
衛指揮僉事李祚子達俱代職 以赤斤蒙古衛
殺賊達賊陞指揮僉事克羅俄奔為指揮同知副
千戶南卓兒為千戶百總班所鎮撫塔卜劄俱為
副千戶舍人杜兒加牙等五十七名俱實授所鎮
撫各賜勅獎勵賞綵段表裏絹疋有差命甘肅總
兵官都督同知王敬遣人齎與之 安塞王秩是
奏以移撥護衛軍并增祿米欲親躬來謝復書止

之 貴州按察使王憲言貴州在城舊有唐忠臣
南霽雲祠顯靈邊方禦災捍患乞賜祭文春秋遣
官致祭從之

壬申

兵科給事中黃任僑奏各處守^鎮祭替文職大臣在
彼年久與其總兵等官情熟難相鈐制宜照陳鑑
王文翰守陝西事理每年遣官更代及雲南叅贊
軍務副使鄭顯與三司顏顏難於議事宜量陞其
職

帝命副都御史劉廣衡代王翱僉都御史陳詔代馬

恭布政使揭稽調戶部侍郎代劉璉四川運糧刑
部侍郎羅綺代寇深鄭顯陞大理寺左少卿仍參
贊軍務戶部尚書蕪翰林院學士陳循等言翱恭
璉善理邊務人心信服即今虜情未息邊備為重
恐廣衡詔稽不語邊情所誤非小候邊境寧靜之
日別行定奪其揭稽新調廣東因擒反賊黃蕭養
等廣人懷之宜令代孟鑑巡撫詔悉從循言命
召高於口北鵬鶚堡開中淮益每引米壹六斗不
次支給是日南京地震夜有流星大如杯色
青白出天津北行至織女

甲戌

祭山川城隍之神

遣旗手衛官祭旗鑿之神

命貴州新添等衛納米千百戶旗軍陳玘等九十

九名陞職有差命貴州署都指揮僉事張貴分

守威清等六衛地方雲南右叅議甘敬脩進表

至京因奏雲南軍民及諸處迺來軍正常嘯聚千
百為群盜礦于諸銀場張旗持刃殺傷甚衆其軍

官縱其子弟與通不之擒捕非臣布政司所轄難

加督責請增按察司僉事一員提督之而裁減臣

他用奏下都察院言敬脩奸惰既知盜礦者非何

不禁治駢奏乃因進表之便謀欲裁已之職命下
敬脩獄贖徒還職四川按察司僉事劉福奏提
督疊溪諸閬堡都指揮僉事孫敬私役賣放部卒
諸罪命提問之

乙亥

命故貴州都指揮僉事侯禮侄英龍為指揮使
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王直言臣近有疾蒙命
醫調治復免臣常朝惟在部理事朔望經筵時未
臣思忝職四十九年並無毫髮微勞以報
朝廷榮遇今年齒^愈加疾病愈甚神思昏倦精力減

耗視聽失實應對多差風眩無時輒欲昏倒若猶
貪位慕祿久玷清班廉耻既虧國法難宥伏望
天慈重垂憫念將臣罷歸田里實為萬幸

帝曰朕念卿老成故留在朝匡輔政事不允所辭
工部尚書陳恭先以監察御史等官劾其年老不
求退至是復乞致仕

帝曰恭所任供給亦為要務其仍留之
以懷安等
處屢次殺賊有功賞指揮等官各銀貳兩千百戶
等官各銀一兩俱絹一疋旗軍人等各銀一兩布
一疋提督遼東左都御史王朝奏遼東自在州

牛莊驛至廣寧高平驛近因雨水泛漲橋路倉庫墮墻多壞請次第脩理從之 監察御史姚福坐丁憂時侵冒官糧遇赦黜為民 直隸淮安清河縣之清河小坊村沐陽縣之郭家桑墟莊海州之駝峯盧家莊贛榆縣之中崗下分水嶺山陽縣之淮北下關九邊運所國初建制以通遼東朝貢於南京至是以曠閒命俱革之

丙子

擢進士劉洙唐瑜張海潘本愚童軒徐安行嚴誠鄭林劉彛項倬黃暉楊學姚旭羅晟江玘劉觀為

兩京給事中 免直隸太平府田租之半陝西所屬各府夏稅十之四湖廣所屬府衛稅糧子粒一十八萬八千四百七十石有奇以正統十四年景泰元年各被災傷也 巡撫廣西刑部右侍郎李崇奏所部軍民多有自備稻米輸官例應賜以冠帶然廣西去京萬餘里乞免其赴京就於本處冠帶望闕謝恩從之 賞口北赤城鵬鵝李家庄三堡官軍銀叁錢共賞銀二千餘兩先是虜入寇守將擅棄三堡至是新集士馬守之故有是命 初太監王振銜東城兵馬指揮范質不為其家奴等

空宅召至東上門杖之數十復令從毛長隨校尉
發其不脩道路加示大通橋七十餘日謫充鐵嶺
衛軍至是質子入京陳寃命除其軍籍為民陝
西寧衛士達三人叛逃出境官軍追斬之

丁丑

遣天府官祭宋丞相文天祥 烏思藏番僧刺麻
劉實新吉陞辭命賚勅并綵幣表裏歸賜其闡化
王昆葛列思已永耐堅繫巴藏 宣府總兵昌平
侯楊洪有疾命醫往治之 巡撫遼東左副都御
史李純自陳累有邊功止彙陞俸乞論功陞職兵

科給事中葉盛等劾其要君希寵無廉耻請治罪
詔不陞亦不治罪 武清侯石亨以父兩慮諸閔
口有願者擅遣官軍十餘人覘之其軍官遂越關
至大同提督軍務左副都御史年富劾亨曩守大
同別無智勇勢以罔上和顏色以結下乃今縱肆
如此請收誦之詔亨自陳亨輸罪宥不問 廣東
新會縣軍民奏亮徒莫饒富等嘗集衆附黃萬養
受指揮千百戶偽官踞各家資財妻子俱為殺虜
叅政黎璉受其賂不收捕之今年二月內復焚掠
長沙諸村事下都察院謂諸賊就捕者已詔受害

家不得報復誠慮庶獄增興且有激變也今不宜
輒信軍民奏警擾之請命侍郎揭稽并廣東三司
官覆實從之

戊寅

故會寧伯李英庶長男昶前此隨禮部右侍郎李
實使瓦剌回陞府軍衛小旗懇訴辭役從之加賞
銀十兩紵絲衣一襲鈔四百貫絹三疋布五疋
司禮監故太監吳誠妻姚氏奏誠隨駕迤北陣亡
存日曾於香山置墳今欲將誠衣冠招魂安葬從
之仍命禮部賜祭

己卯

命故廣東指揮同知李昇子佑讓為指揮使賞
去年大同左右雲川玉林四衛守城有功官軍一
萬二千五百八十一人指揮各絹二疋千百戶絹
布各一疋旗軍人等各布二疋初達賊犯邊永寧
懷來等城望風奔潰大同攻圍日久固守無失兵部
尚書于謙請量給賞以酬其勞故有是命 兵部
奏遼東軍餘卞剛等自虜中脫逃回言也先在黑
松林造牛車三千餘輛與脫脫不花王會議今秋
差使臣三千人來京貢馬大衆隨後窺探中國宜

行在京及各邊總兵等官嚴加隄備剛等能傳報
賊情宜授冠帶總旗從之 鎮守福建右監丞戴
細保遣人送淨身小口陳石孫等五十九名至京
送司禮監

庚辰慶王秩燿奏保晉府中官員及真寧王秩熒
各以祿米減少欲率宮眷赴京向陳各復書止之
刑科給事中曹凱監察御史王豪覆鎮守福建
侍郎薛希璉巡按御史許仕達許奏諸罪互有虛
實都察院謂凱豪于事有未覆者奏令御史邢宥
更覆之其得希璉所奏事也多誣命希璉自陳希

璉服罪且謂豪宥以仕達同寮多庇仕達仕達亦
自陳所以得罪於希璉狀詔皆宥焉 巡按直隸
監察御史原傑案守備天壽山河南都指揮姦宥
淫婦從占操軍檀取薪于禁山事下法司請建問
從之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馬垸奏守備倒馬關
都指揮使陳友占從官軍挾私辱軍職諸罪命建
問之 山西蔚州民吳伯通諳兵法天文迺居京
師永清衛餘丁郭福得亦解陰陽術藏金鎖玉蘭
等書云已^是計都是當為軍師大興縣軍匠房福
山有天分今年八九月虜必入寇期集敢勇者二

三百待其來假報効名與之戰即於沿途收州縣
衛所而南立福山為帝事發獄具詔誅之

辛巳

命仍制午朝禁廣東福建浙江等處軍民之家
不得私藏軍器匿不首者全家充軍造者本身與
匠俱論死其知情者亦連坐之從浙江鎮守兵部
左侍郎孫原貞奏請也

壬午

命總督貴州湖廣軍務右都御史王來薰巡撫貴
州時來薰言貴州多苗夷難治加以官非其人擾

害激變動勞王師財殫民困今雖願寧息恐不加
意患復如此乞擇方面中剛毅有為者量陞在京
憲職巡撫則官有所警而不肆擾苗有所畏而不
敢竊發也事下吏部請就勅來薰之故有是命

命工部尚書周忱致仕先是從禮科都事給中金達

言召忱回京至是召至故有是命安化王秩終

奏母患風疾乞賜藥餌命太醫院依數給之襄

垣王遜煇復奏提督軍務左副都御史李富受左

直都御史沈固叅將許貴銀共千二百兩有餘又

受大同衛指揮知府驛丞賂都察院謂富先已案

固貪冒不忠案貴不律立狀而襄垣王乃奏富受
賂如此宜便遣御史錢清同已差給事中會議從
之 夜有流星二一大如鷄彈一大如斗色俱赤
有光燭地一出紫微西蕃北行至陰德三小星隨
之一出天津東南行至河南十餘小星隨之尾^即
炸散有聲如雷

癸未

賜南京禮部尚書儀銘南京太常寺卿章文誥命
并封贈其祖父母父母妻從銘等請也 命宣府
總兵官昌平侯楊洪回京治疾并取其原帶三千

營官軍一千五百名回京操練 給神機營官軍

馬七百匹

甲申

陞禮科都給事中金達為河間府長蘆都轉運鹽
使司運使戶科都給事中馬顯為河東陝西都轉
運鹽使司運使 設雲南雲南府昆陽州陰陽學
置典術 命光祿寺照舊日支國師僧官刺麻五
百八人下程酒肉等件國師加倍遼庶人貴燮表
陳子女衆多蝸廬困苦莫遂人倫及獻詩訴冤詞
甚悽惋詔庶人子女婚嫁每人與四表裏首飾銀

二十兩猪羊各四令自選配行禮通政使李錫
言本司逐日承受奏題文狀不下千數欲令各官
俱赴午朝誠恐誤事乞分班入朝留二員視事從
之召戶部郎中朱昂主事吳復張愷回京先是
昂等協同尚書周忱等於南直隸督運京儲至是
忱被劾致仕故召昂等回京別用

乙酉

命巡撫四川僉都御史李匡叅贊雲南軍務左少
卿鄭顯提督二處官司運糧赴貴州餽軍勅監
察御史陳全楊貢印峪南北二太僕寺馬驛駒四

萬餘匹故事遣駙馬侯伯至是以真定府學教授
鄭真奏其弊多故更遣御史

丙戌

尚寶司丞楊壽因責家奴不服毆死之奴乃

宣宗皇帝賜其祖少保溥者也事覺刑部尚書俞士
悅謂壽罪雖於律當徒然奴由恩賜又祖所遺愛
者今壽殺之有虧忠孝請勿以常律論大理寺卿
蕭維禎駁之以為附致非罪請一以律斷從之

賜楚府永安王季淑庶第四子鎮國將軍均鏐鎮
國將軍季坻^嫡子均錫鎮國將軍季臺庶第三子

輔國將軍均釘鎮國將軍李塗第二子輔國將軍
填庶長女茶陵郡君誥命冠服及儀賓倪敏
誥命冠服鞍馬等物 賞景泰元年大同雷公山
等處陣亡山西等都司大同等衛縣及中都留守
司直隸徐州等衛所官軍民人九十二人家屬都
指揮各銀伍兩指揮各銀三兩俱綵段一表裏千
百戶等官各銀二兩絹二疋旗軍民人等各銀二
兩布二疋內獲功一次陞小旗劉旺自陳係序班
劉海家人辭從從之賞銀一兩布二疋 巡按直
隸監察御史陳綱奏各處該閭戶口食鹽過期三

月不赴場領者住支從之 吏科給事中毛玉言
傳用妖書妖言私習天文禁書俱律有常禁過者
愚民因此潛謀不軌多罹顯戮如趙才興吳伯通
是也夫輦轂之下尚有此誠慮四外無籍之輩收
藏天文星象之圖左道讖緯之術止以天象垂戒
妄論氣運興衰以扇惑人心及其自罹刑辟何殊
赤子入井宜勅法司通行天下榜諭有收藏及知
而不發覺者重罪之都察院謂正統十四年已有
榜諭今宜更申諭天下從之 河南按察司副使
蔣誠謂潁上縣陰陽訓術劉江奏其釋妖賊徐山

及受人餽遺諸罪命巡按御史覆之 戊子
命故湖廣都指揮僉事張鑑子鑑嚴為指揮使
兵部奏各色報効人匠二百七十九名俱已冠將
留聽操或仍執役詔以冠帶者聽操未冠者聽役
先是監察御史陳員韶奏征剿福建都督僉事
范雄目盲難任事召雄回京雄至訴臣疾已痊而
同征福建寧陽侯陳懋等已皆陞用獨臣未蒙陞
擢詔兵部稽雄功次於是給事御史劾雄宿師玩
寇貪淫欺罔宜治其罪兵部亦言懋等陞用出自
特恩非因論功今雄有罪無功且奸臣王振姻黨

詔仍用之 曉刻老人星見丙位
己丑

諭留守右衛署都指揮僉事王喜克甘肅衛軍南
京兵部尚書靖遠伯王驥祭河陽衛百戶周忠枉
法受財罪因言忠嘗欲獨擅寶瓶廠事而誣退同
事百戶又構詞陷內官王普於死以是愈暴橫廠
內外官民俱呼為周老虎役占軍匠無慮數百親
管指揮莫敢登門法司具獄以聞命克口外軍
命修南京甲字等庫

庚寅

賜書鄭世子曰得奏府中人少分用不足今撥持
與內使陳文郎等五名仍准于本府儀衛司群牧
所軍校內選取寡婦并買中鬻二十人入府使用
不可過多 給楚府黃崗縣主并儀賓徐慶零陵
縣主并儀賓戴瑾歲祿各六百石漢川郡君并儀
賓方規歲祿四百石俱未鈔兼支 廣零王遜焜
奏長子仕堪已選大同右衛軍人張文鐸女為婚
乞賜文鐸冠帶不許 旌表孝子傅海節婦謝氏
等三人海直隸威縣人父歿廬墓三年種樹成林
狐兔馴服旌其門曰孝行謝氏山東嘉祥縣民陳

奉先妻李氏河南上蔡縣民吳景和妻俱夫亡守
制養姑盡孝各旌其門曰貞節 夜月犯鬼宿

辛卯

賜廣靈王遜焜長女霍山縣主及儀賓齊光泰誥
命冠服鞍馬等件

壬辰

陞翰林院侍講陳文為雲南布政司右布政使工
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高穀言賢才者輔世之具
務在得人薦舉者用賢之道尤在至公蓋任用非
人則正務不修且有冗濫之譏薦拔非人則士論

騰沸亦有徇私之議朝廷之于賢士既試以文學
復察以言行儲養以優其才因才而授其職是以
官得其人才稱其用國家長治久安之道不出于
此臣見翰林院侍講陳文檢討錢溥俱由進士出
身授職翰林讀書待用積有年歲文學問老成行
止端謹才可以任重而致遠識可以應機而達變
設使擢居在京堂上或藩臬正員必能盡心於所
事溥學問通敏性資和平有博覽之才可以備顧
問有勤篤之功可以資講讀設使得侍經筵必能
裨益于聖學臣既知其賢理宜薦舉不容緘默以

妨賢路臣此舉倘有一毫徇私甘受謬妄之罪古
人云薦賢為國非為私也又曰蔽賢蒙顯戮所係
重也伏乞

聖斷不拘常例將各官隨才任用使得盡職以圖補
報疏聞命吏部授以相應之職吏部請令溥侍經
筵而擢文方面故有是命 太監阮伯山公侯伯
擅收閣者於是英國公張懋武清侯石亨安遠侯
柳溥惠安伯張宗前軍都督府右都督張軌俱乞
畱存使用詔不允惟寧陽侯陳懋已進九名餘二
名係年老有疾西寧侯宋傑已進二名餘三名係

隨侍故母咸寧大長公主會昌伯孫忠三名係欽
賜詔各番與之明日懋進十四名軌進十名崇信
伯費到進一名惟亨懋言所收五名俱老疾乞留
養老母自詔禮部盡收之仍命都察院禁約敢有
仍前收用仍自宮者重罪之給事中張文質劾
巡撫都御史王暹洪英治水無蹟且言濟寧以西
耐牢坡開以南以抵魚臺縣南陽開有塌場河可
引水濟徐呂三洪沙灣之決可以潘家渡以北瀆
止流以減水勢其沙灣浮橋以西開築河口開壑
引水以灌臨清宜別命官以責其成詔不允仍令

暹英調度戒其無偏執事悞

癸巳

陸永寧左衛指揮使徐琮為都指揮同知以其父
禮陣亡故也命錦衣衛指揮使劉源致仕源江
西九江府人由小旗累功歷陞指揮使居官勤慎
宣德時嘗奉命緝事至是以老疾自陳乞以孫昭
代遂命源致仕昭代職於本衛帶俸差操賜雲
南緬甸軍民宣慰使司土官頭目五者納等三十
三人各綵幣二表裏以勦殺叛寇有功土官宣慰
使卜剌浪馬哈省以速剌請也給宣府操備官

軍軍五百餘匹合刑部員外郎陳金言律設大法例
因時宜我朝自未嘗以律為法太祖高皇帝憫前古五刑之慘易之以笞杖徒流絞
斬之法實所以全小過施至仁而於律之外又有
所謂例以斟酌損益因時置宜然律之大法永不
可易而例之權宜弊則當更謹條例未便者以聞
一例婦人真犯徒流笞杖槩的決此於廉耻待人
之道似有未及宜依男子例減半贖之一軍民私
債例不得追索俟豐稔歸其本息以此貧民有急
徧叩富室不能救濟宜聽其理取一軍民及子孫

輩有犯不孝并烝父妻妻兄弟之妻凡敗倫傷化
者俱革職不許承襲今姦宄者多假是誣告圖其
官職請依繼母并義父母告子孫例集其隣佑勘
之如妄則發所告者原籍為民不得仍於衛所撥
撥章下三法司以其言皆可行從之 雲南總官
沐璘奏緬甸宣慰卜刺浪已擒獲達子思機發思
卜發不即解京又將思卜發放回孟養管食地方
今欲督令起解恐緬人貪利視為奇貨需索無厭
但宜示以不急聽其來獻然後陞賞彼又報若思
卜發再作不請要來乞兵協助征勦此事尤難聽

從恐開邊釁從之

甲午陞錦衣衛指揮僉事畢旺為指揮同知右
軍右都督田禮自陳先同靖遠伯王驥攻克麓川
鬼哭等寨又同侍郎侯璉攻破貴州苗賊解困平
越都勻等衛又同都御史王來攻圍香爐山寨生
擒賊首帝同列等累有實蹟並無過犯今王來因
臣素不趨承竊懷忿恨奏臣昏憤事無指實臣年
雖六十一精力尚健原無盲聾等疾乞將聽調殺
賊以圖報國命禮操練聽調陝西西安平涼延安
鳳翔慶陽五府所屬城垣久未完命興安侯徐寧

嚴督速成之

乙未廣東海豐縣徭頭李總成等貢方物賜綵幣
有差 鎮守居庸關右僉都御史蕭啓疏陳臣近
聞父喪乞歸守制蒙以居庸緊要關隘令臣奪情
仍舊鎮守臣奉德音俯伏涕泣痛惟臣於父病不
得侍湯藥終又不得歸葬人子私情實難抑置臣
聞宋富弼以母喪去位詔起服之弼固辭卒得終
制岳飛乞終母喪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二人
皆當時倚重尚容其歸况今邊事方寧臣非弼飛
重任不許終制又不容奔喪不孝之罪臣將何逃

